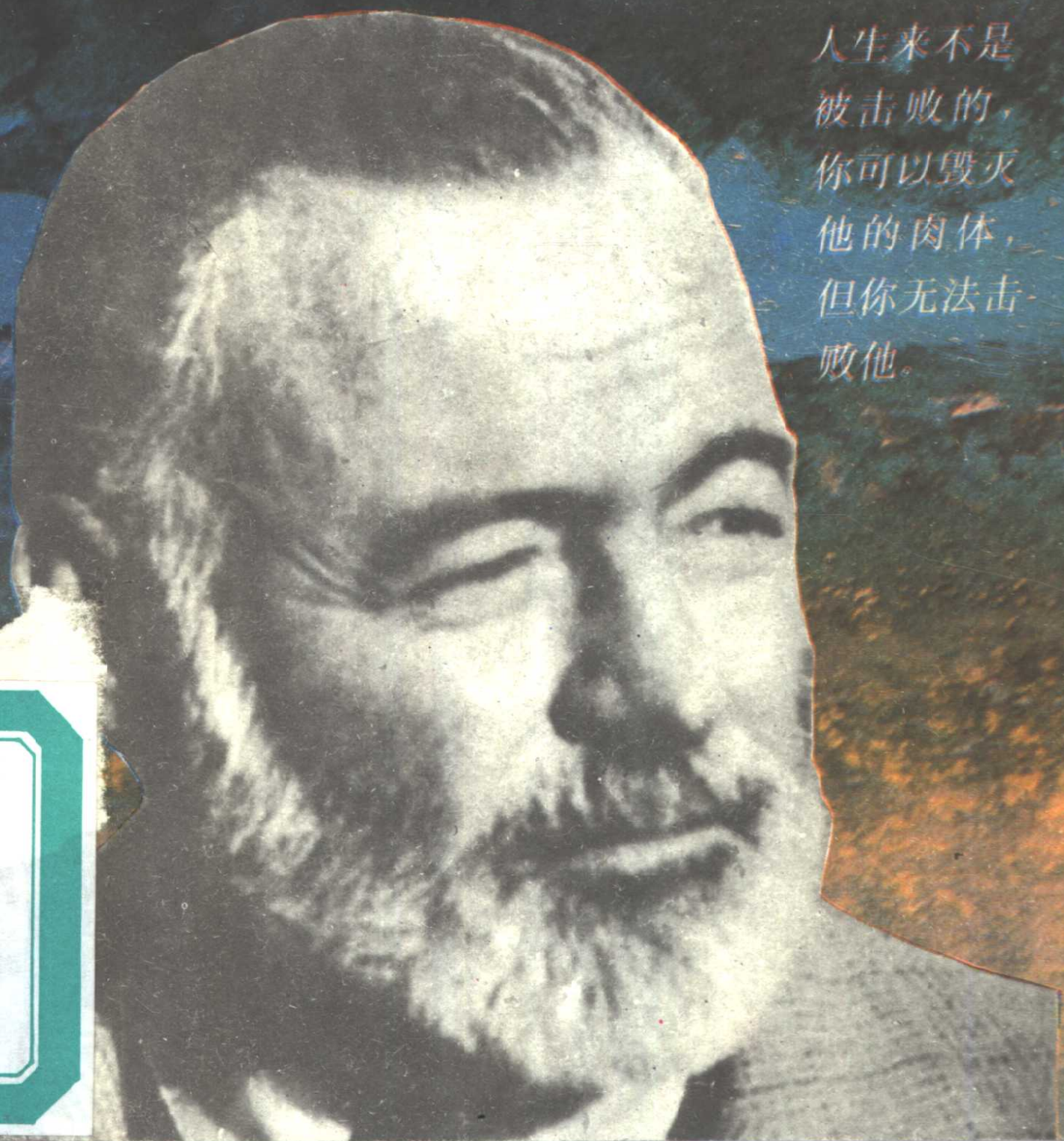


海明威与海

[美国] A.E. 霍契纳

蒋虹丁 柏成鹏 李 歌 译

人生来不是
被击败的，
你可以毁灭
他的肉体，
但你无法击
败他。



海明威与海

[美国] A.E. 霍顿

蒋虹丁 柏成鹏 李歌 译



Z0014572

漓江出版社

(桂)新登字03号

海明威与海

[美] A.E.霍契纳 著

蒋虹丁 柏成鹏 李 歌 译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-1号)

邮政编码: 541002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0.875 插页2 字数 235,000

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8,000 册

ISBN 7-5407-1259-7G/ · 294

定价: 6.40 元

前 言

1962年7月2日，一个众多评论家称之为本世纪最伟大的作家，一个才华横溢，对生活和冒险怀有满腔热情的人，一个诺贝尔奖和普利策奖的获奖者，一个乐于驰骋疆场的冒险家，一个使别人钦羡备至的人，举起了猎枪，对准自己的脑袋，自杀身亡。他在爱达荷州索图思山区有一座别墅，冬天在那儿打猎；在纽约有一套房间，有一艘装备齐全的游艇供他在墨西哥湾钓鱼；住得起巴黎里茨宾馆和威尼斯戈丽蒂宾馆的套间，有着充实的婚姻生活，身体没有严重疾病，好友遍布四方——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在7月的那一天，竟然开枪自尽。

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

为什么？

我是他的莫逆之交，我们的友谊长达14年，一直延续到他去世的那一天。我熟悉他的生平：他的冒险、谈话、理想、醒悟、胜利和挫折。他是一个性格复杂、经历独特、幽默风趣、热情奔放、爱开玩笑的人。他的名字叫欧内斯特·海明威。然而我不能告诉你们他为什么自杀。谁也不能。

但是，为了叙述他的生平，我必然要讲到他的死以及他去世前的种种事件。我曾经长期地苦思冥想这个问题——关于他的死，是否应该陈述，或者应该删除某些细节，或者笼统地掩饰起来。最后，还是欧内斯特对我说过的话给了我启迪。当时我思考，对他是否应该像他对待斯科特·菲茨杰拉德^①一样直言不讳，开诚布公。欧内斯特说，“每个人的生命都会结束，”“人与人之间的区别，就在于各人生活的细节和死亡的方式。”

他又说：就他而言，解释事物的方式只有一种——讲出事情的全部真相，毫无保留；告诉读者事情的确切经过，其中的欣喜若狂、黯然凄怆、悔恨自责、乃至当时的天气状况，这样，读者才能有幸进入事物的核心。

这就是我想要做到的事——毫无保留，也是我探索海明威自杀之谜所做的最大努力。

A·E·霍奇纳

1965年于罗马

^① 斯科特·菲茨杰拉德(1896—1940)，美国小说家，生前是海明威的好友。

有些东西，人们不能很快学会，必须付出很多时间才能掌握，而我们拥有的只是时间。正是因为这些最简单的东西，了解它们要花费一辈子的时间，所以，每个人从生活中学到的一点儿新东西是非常珍贵的，也是他留给后人的唯一遗产。

——欧内斯特·海明威

目 录

前 言	(1)
第一部 第 1 章 哈瓦那 · 1948	(2)
第 2 章 纽 约 · 1949	(31)
第 3 章 巴 黎 · 1950	(40)
第 4 章 哈瓦那 · 1951—1953	(75)
第二部 第 5 章 威尼斯 · 1954	(88)
第 6 章 里维埃拉避暑区 · 1954	(107)
第 7 章 马德里 · 1954	(144)
第 8 章 哈瓦那 · 1954—1955	(161)
第 9 章 基韦斯特	(174)
第三部 第 10 章 萨拉戈萨 · 1956	(188)
第 11 章 凯彻姆 · 1958	(213)
第 12 章 西班牙 · 1959	(232)
第四部 第 13 章 哈瓦那 · 1960	(264)
第 14 章 罗彻斯特 · 1960	(296)
第 15 章 凯彻姆 · 1961	(316)
译者赘语	(340)

第 一 部

我很高兴，因为我们不必试图射落星星。请你想一想，要是每天都有人，一定要射落月亮的话，月亮就溜走了。也请你想一想，要是每天都有人竟然设法射落太阳的话。我们是生来有幸的。是的，我们是生来有幸的。

——《老人与海》

第1章 哈瓦那·1948

1948年春天，我被派往古巴，邀请欧内斯特·海明威撰写一篇题为《文学的未来》的文章，此事叫我左右为难。当时我在《世界主义者》杂志任职，该杂志的编辑正在筹划一期专刊，内容是瞻望一切的未来：费兰克·劳埃德·莱特撰写建筑方面的文章，亨利·福特谈论汽车，毕加索发表有关艺术的宏论，而海明威则瞻望文学的未来。

诚然，就文学的前景而言，作家们仅仅知道第二天要写些什么内容，许多作家甚至想不到那么远。但我还是到哈瓦那民族旅社住了下来，我的目的很明确：设法找到海明威先生，向他作一番自我介绍，然后请他像算命先生一样凝思，为老朋友《世界主义者》杂志占卜文学的前景。

左右为难这种说法，还不足以描述我当时的心理状况。我就读于圣路易斯市索尔丹中学时，所读的第一部海明威作品便是《太阳照样升起》；从那时起，我便对海明威敬若神明。我和我的同辈人均有这种铭肌镂骨的感触。我做学生时，在我的想入非非之中，就已和尼克·亚当斯（他和我一样的年龄，并且是海明威许多短篇小说的主人公）结为神交。尼克涉

足的天地阴沉灰暗，那里有被打得晕头转向的斗殴者、杀人犯、自杀的印第安人、吸毒者、妓女，还有意大利边境上残酷的战争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我是驻法国的一名空军军官，战地记者海明威的赫赫战绩，进一步震撼了我的心灵。盟军越过诺曼底的时候，他以非记者的身份，参与了巴克·兰姆上校指挥的第22步兵团，亲自介入了战斗。他经历了卢森堡的酷战和胡根森林的恶战；在胡根森林，第22步兵团的3200人，伤亡了2060人。

我本想逃避《世界主义者》杂志分配给我的任务，但编辑明确地命令我，要我设法弄到这篇我认为是荒谬的文章，“不然的话……”“不然的话……”这句话带有很大的威胁性。因为我当时只有25岁左右，从事杂志工作才6个月。我离开空军后在巴黎赋闲了一年，那是我花光了复员费后所能找到的第一个工作。我有海明威居住在圣弗朗西斯科—德—宝拉小镇上的地址，从哈瓦那乘车前往那里，大约需要20分钟。编辑指示我到海明威的寓所，敲开他家的门，同他面谈。这件事我越想越感到惴惴不安，不寒而栗。由于胆怯，我忧心如焚，近于麻木；在民族旅社的喷泉旁枯坐了两天以后，我终于决定：去他的，还有别的采编工作可做，我何苦“砰砰砰”地敲响海明威家的房门；即使我有他家的电话号码——当时我没有，我也不会冒昧地打电话给他。

于是我像胆小鬼一样给他写了一封短信，说我是奉命前来做这件蠢事的，但我并不想打搅你；如果你能只给我写几句回绝的话，那会对霍奇纳的前程大有裨益。

第二天清晨，电话铃响了。“是霍奇纳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是海明威博士。信收到了，总不能让你空手而回吧！”

不然的话，你在赫斯特组织里会丢脸的，就会像遭到一群麻风病人唾骂一样不光彩。想不想在五点钟左右喝上一杯？这里有个叫佛罗丽达的酒吧，跟出租汽车司机一讲就知道了。”

当时的佛罗丽达酒吧（这是正式名称，但大家把它叫作佛罗丽迪塔），是一个光线明亮的老式酒吧餐馆，天花板上挂着电风扇，侍者态度随和，有个三人演唱队在酒吧里晃悠，或者坐在靠近酒吧的一个餐桌上。酒吧的陈设用的是厚实的、擦得锃亮的红木；酒吧的凳子又高又舒服；酒吧的侍者神情愉快，干事利索，他们端出的代基里酒^①品种多样，质量之佳实属罕见。墙上挂着几帧装潢着镜框的照片，照片上，海明威一家人喝着闻名遐尔的拉佛罗丽达酒吧的名酒——海明威甜酒，也叫爸爸甜酒。根据大多数旅游者的要求，一份爸爸甜酒的配料包括：两杯半白沙迪白牌糖酒，两个酸橙的汁，半个葡萄，六滴樱桃酒。这些配料，全倒在电动搅拌机里快速旋转的刨冰上，装在高脚酒杯里端给客人时，依然泡沫翻腾。我坐在酒吧间角落里的一张凳子上，头顶上方是几个装着照片的镜框，不远处便是奥比斯波街的尽头，我要了一份爸爸甜酒。

动身去哈瓦那之前，我曾搜寻过海明威的传记，但一本也没有找到。关于他的生平，我只知道，他于1899年7月2₁日生于伊利诺州芝加哥郊外的一座橡树园，在家排行第二；他与行医的父亲关系密切，父亲把自己对捕鱼和狩猎的嗜好和技术传给了年轻的海明威。但是，他未能与母亲融洽相处，这使他的家庭生活毫无头绪，他从橡树园中学毕业后不久，便离家出游。

① 代基里酒：一种用糖、柠檬汁和糖酒掺和而成的鸡尾酒。

还不到18岁时，海明威想方设法担任了堪萨斯市《星报》见习记者；翌年，他决定投笔从戎，但因视力不佳，被淘汰。后来，他设法获得了红十字会的通融，担任了意大利边境地区的救护车司机。1918年7月，在意大利东北部皮亚维河边的福萨托—迪维科村，他被从奥地利战壕里发生的迫击炮弹的弹片击中，身负重伤。

战后，他的腿伤给治愈了，于是返回美国，并在多伦多《星报》获得了一份工作。1920年，他与圣路易斯姑娘哈德莱·理查逊结婚，生了一个儿子。1927年，与哈德莱离婚，并与保琳·帕发弗结婚，她是《时尚》杂志驻巴黎的记者，为海明威生了两个儿子。1940年保琳与他离异。作家玛瑟·盖尔荷恩成为他的第三个妻子。1940年，她被玛丽·威尔什——也是一个作家——取而代之。

20年代初期，与哈德莱结婚时，海明威生活在巴黎，在那儿写了《太阳照样升起》；这部反映他同辈人的小说，立刻给他带来了经久不衰的声誉。他的《永别了，武器》是他回美国后，在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岛生活期间完成的，这部小说提高了他的文学地位。《有的和没有的》，反映了他在基韦斯特度过的岁月。

海明威还利用出书后的间隙，遨游四方。他捕捉马林鱼和金枪鱼，到非洲进行狩猎旅行，猎取巨兽；在西班牙观看斗牛。西班牙内战爆发时，他站在共和派一边对佛朗哥军队战斗，后来根据这段经历写了《丧钟为谁而鸣》，这是他所有的著作中读者最多的书。以上差不多是我所了解的关于海明威的全部情况。

海明威迟到了一会儿，他下身穿着卡其布裤子，是用一根很宽的旧皮带吊起来的，皮带的大搭扣上印着“上帝与我

们同在。”^①，他上身穿着一件宽松下垂的白色亚麻布运动衫，脚上穿着一双咖啡色平底皮鞋，没有穿短袜。他的头发是黑色的，光线强烈的部分呈灰色，两鬓斑白；嘴唇上方浓密的胡子向两边延伸，越过嘴角，但是下巴上没有胡子。他身体壮实，这不是指身高，因为他只有6英尺1英寸高；也不指体重，而是指的气势。他的200磅体重，大部分集中在腰部以上；他双肩宽阔结实，长长的双臂肌肉浑厚（左臂凹凸不平，斑痕累累，肘部略显畸形），胸部厚实，肚子隆起，但是臀部和大腿并不肥硕。他浑身洋溢着活力——神情专注，精力充沛，泰然自若，俨如一匹被勒住了缰绳、准备奔驰的赛马。他停下来用流利的西班牙语和其中一个音乐师聊了几句，我强烈地感到他是个乐天派：天哪！他是多么快乐！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样妙趣横生，风流洒脱的一个人。他的出现使酒吧生色增辉，每个在场的人都为之动情。他神采飞扬，我以前光看他的照片是无论如何想象不到的。

他走进酒吧，同侍者打了招呼。我注意到：他左眼上方的前额上，有一长条疤痕，看起来就像有人把一块肉色泥巴随意地粘在他前额上方。

“霍奇纳，”他握着我的手说：“欢迎来到这个酒吧。”他的手厚实阔大，手指略短，指甲平整。侍者把两份代基里酒放在我们面前。“我们这儿创造了配制代基里酒的最高纪录，”海明威说。“我一个晚上接连喝了16份。”

“是这种大小的杯子吗？”

“这是堂饮纪录，”正在倾听我们谈话的侍者说。

海明威喝了一大口酒，品尝味道。他把酒杯捏在手里，

① 原文为德语。

而后分几口就把酒喝完了。他点头表示赞赏。“霍奇纳……这名字挺有趣，你是哪儿人？”

“圣路易斯。”

“哪个区？是丘林大街吧？你祖父跟奴特·西格尔赛过拳击吗？”

“你也熟悉圣路易斯？”

“我前三个妻子都是圣路易斯人。”他阴郁地摇摇头。“我熟悉圣路易斯。我亲戚中没有离开圣路易斯的只有玛瑟·盖尔荷恩的母亲了。”侍者在我们面前放了一个椭圆形的大浅盘，上面堆着没有剥壳的虾子。“两三年前，”海明威说，一边拣起一只虾子，“我创立了一个食虾联谊会，你想参加吗？”

“当然啰！我能做些什么呢？”

“联谊会成员只吃虾头和虾尾。”他咬下虾头，嘎吱嘎吱地嚼了起来，吃得津津有味。

我咬掉一个虾头，也嘎吱嘎吱地嚼了起来，但并不感到津津有味。

“虾子是越嚼越有味，”他一边说，一边又拣起一只虾子。两大瓶代基里酒端来了。侍者递给海明威一封信，海明威看了一下回信地址，把信折了起来，放进口袋里。“我的巴斯克朋友是个高产书信作家，每封信的结尾都是：寄钱来。”

酒吧中的三人演唱队，一个是身材魁梧的快乐 的 吉他手；另一个也是吉他手，表情严肃，不苟言笑；第三个是歌手，清瘦，肤色黝黑，还会吹奏装有卵石的响葫芦。他们先为我们弹唱了一首活泼的歌曲。

“是我的朋友，”海明威说，“他们正在唱的歌，是我

为他们作词的。要是玛丽也在这儿就好了，她唱得最好。有一天夜里，我们在这儿，酒吧里济济一堂，大家玩得很高兴。这时突然进来三个年轻的家伙，急不可待地要喝酒，他们的衣服上印满了FBI^①。我就叫人给这几个小子打了招呼；午夜十二点的钟声一敲，他们就用英语高唱《生日快乐》，大家都跟着唱起来。当我们唱起“生日快乐，亲爱的FBI”的时候，那三个小喽罗几乎瘫下来，于是很快地溜走了。”

我一杯又一杯地喝着代基里酒，谈论哈瓦那是否适合生活和工作。

“像我这样的人物，”海明威说，“世界之大，偏偏要选择这个地方，人们自然要问个为什么。我通常不想作出解释，太复杂了。清凉的早晨，我的黑狗刚刚醒来，斗鸡发出第一声啼鸣，你在这种气氛里能工作得很好。在别的地方，你能训练公鸡争斗，而且堂而皇之地随意打赌吗？不是有些人不让斗鸡，说它太残酷吗？但是一只斗鸡究竟能干别的什么呢？”

“另外，这里飞鸟成群——神奇的鸟儿，真的——有留鸟，有候鸟；太阳出来之前，鹈鹕在游泳池边喝水。蜥蜴从游泳池旁的棚架上，从房顶的蔓藤丛里，爬出来找东西吃。我很喜欢蜥蜴。

“你到镇上去的时候，只要穿上一双平底轻便鞋就行了；要消遣的话，总有一个好的市镇可去；这些古巴姑娘啊！你看看她们乌黑的眼睛，里面闪烁着热辣辣的阳光。如果你不想消遣，你可以不去市镇，可以搁起家里的电话，那就什么都用不着劳神了。

① FBI：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缩写。

“离开庄园半小时的路程，便是我停泊的船只，上了船，行驶15分钟，你就进入了墨西哥湾流深蓝色的水面，这时就可以把四根钓线摔出去。如果你想打活鸽子，那就去离开庄园不远的射击俱乐部。那是挣大钱的比赛啊！如果你想挣钱的话。汤米·谢夫林、皮崇·阿基莱拉、温斯顿·盖斯特和索瓦德·桑切斯，在这里组建射击队时，我们就赚过大钱；道奇尔队在这儿集训时，你会看到最好的射手；休·凯西、比利·赫尔曼、奥奇·盖伦、柯尔特·戴维斯，在这儿进行过比赛；还有其他一些参赛的，全是神枪手。反对斗鸡的人也拼命反对射杀鸽子。这在许多地方是禁止的。然而在这儿是合法的，这对射手来说，是最有刺激性的赌博运动。光是观看是厌烦透顶的。”

“整年没有什么季节变化，你不感到单调吗？”我问道。

“你不想念新英格兰的春天和秋天吗？”

“我们这儿也有季节的变化，”他说，“这些变化是微妙的，不像在新英格兰那样明显。我父母当初离开新英格兰是因为那儿歉收，土质贫瘠。但我喜欢蒙大那的雷德洛奇，喜欢怀俄明的科迪，还喜欢黄石公园的西部地区。在那儿，粗野的大个子吉姆在船底附近玩得非常痛快，只有男孩子才敢游过去看到船底，我还喜欢星期六晚上比林斯的夜景，甚至——真的——还喜欢石油城卡斯帕，玛丽小姐曾在那儿住过医院。”

代基里酒不断端来，我们一边喝，一边谈论海明威推崇备至的罗伯特·弗拉赫迪拍摄的纪录片，特德·威廉斯，月书俱乐部、丽娜·霍恩、普鲁斯特、电视、剑鱼食谱、壮阳药和印第安人，一直谈到八点钟。虽然没有威胁海明威以前创造的畅饮代基里酒纪录，但霍奇纳却创下了一连喝七杯代

基里酒纪录。海明威随手拎了一瓶代基里酒，准备路上喝，一边坐到小旅行车驾驶员胡安边上的前排位置上。我在醉意朦胧中想法记住这件事：他第二天要接我去乘船出海。我也设法为《世界主义者》编辑就我们的谈话作一些笔记——且不要问我怎么记法。从此以后，我在认识他期间，一直遵循这种作法。后来，我借助于旅行时随身携带的袖珍磁带晶体管录音机，在日志中增加会话内容。

海明威的生活中有两个皮拉尔：一是《丧钟为谁而鸣》中精力充沛的游击队员，二是一艘40英尺长、黑绿相间的游艇——两者都以西班牙的守护神皮拉尔的名字命名。他的航海支柱“皮拉尔”号停泊在哈瓦那港口里，我们到达时，船正准备起动。船上驾驶台里有船舷控制装置，超过标准尺寸的索具可以操纵10磅跳动的鱼饵，能用四根钓竿钓鱼。海明威一往情深地向我介绍这艘船只。

海明威先把我介绍给一个清瘦的、肤色像印第安人一样的男子，他叫格雷戈里奥·富恩特思。1938年以来，一直在“皮拉尔”号上当大副。

“他四岁就出海了，”海明威说，“生于加纳里群岛的兰萨罗特岛。我在德赖托图格斯群岛遇到他的，那时我们因为风暴而困在那儿。格雷戈里奥之前，我还有一个出色的大副，名叫卡洛斯·古铁雷斯，但在我离开这儿，担任西班牙战地记者期间，有人用重金把他勾走了。但格雷戈里奥是个奇迹：驾驶技术高超，使‘皮拉尔’号安然渡过三次飓风，他是个无与伦比的渔夫，他烧的卵鲔，味道好极了。”

巨大的引擎使船只转了个身，欧内斯特爬到船顶，船只驶离港口，经过莫罗城堡，沿着海岸向北行驶了大约七海里，